毛詩要義

一 共伯死時家武公年已

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言衛世子者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詞言世子別於衆子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蚤死者謂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其

二 喪服傳妻得適人但不嫁爲善

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盖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三 僖侯已葬仍云兩髦追本親在之飾

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

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其伯之死時諸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

四 凡子事父母鷄鳴而朝不冠之飾

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為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為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縰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縰笄總拂髦冠

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齋玄冠而養盖亦衣玄端矣不并引端韠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緌纓則無笄矣上言纚笄者爲纚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笄纚是著纚必須笄也

五 牆有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

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正義曰此主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毋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

六 此刺衛夫人而云陳人君之德從夫爵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毋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正義曰以上篇君毋是宣姜故知此亦爲宣公夫人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

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纏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

七 箋謂象服褕翟闕翟君服則貝舜所云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八 副笄見周礼珈笄飾之最盛者

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

鄭謂珈如漢步搖上飾又云吾制未聞

爲副編次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己髮相合爲紒故云所謂髲鬄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尊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

別尊卑也箋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

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

漢之步揺之上飾也步揺副之遺象故可以相

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

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

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

十 傳以翟羽飾衣鄭注周禮繪彩爲之

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

右手秉翟即執貢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

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旄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鄭義爲長

十一 釋鬒髢瑱揥

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之玄妻是鬒

爲黑髮也髢一名髲故云髢髲也說文云髲益
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
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
髢是也不絜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髲
而自絜美故云不用髢爲善旣夕記云瑱塞耳
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以
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故云所以摘髮
葛屨云佩其象揥

二十 夏則裏衣縐絺絺之蹙蹙者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之誤禮記作襢衣

【三十】以展覆絺當暑紲袢之服

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

服飾眉目顏角如此而人不稱

當暑紲去袢延孫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

五 六服無明文孫毓鄭玄推次亦異此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

當色黃緣衣與男子之緣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鄭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褘衣赤揄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緣衣越青而同黑也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緣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緣衣黑

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褖者實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褕狄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

〔十六〕眉上下皆曰揚目上下皆曰清

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旣名眉爲揚目爲清

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

【七十】唐有女蘿菟絲等六名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頍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爲六名

【十八】孟姜齊許申呂之長女庸弋無文

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盖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

【十九】臣得外娶者春秋有因聘逆妻

【廿二】鶉鵲謂居有常匹表記謚臣有逆命存云鶉鵲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爲相匹之善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故爲居有常匹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爲
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
注云彊彊奔奔爭鬭惡貌也
一六 夫人亦得稱君
我以爲君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正義曰
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
襄九年左傳箋穆姜曰君其出乎
二六 美衛文之詩蓋後來所作
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

漕平

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盡末年

始作或卒後爲之

廿三衛或言滅或言敗春秋書狄入衛

正義曰此序摠說衛事故直云滅衛不必序懿公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爲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兄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

穀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詩則據實而言

【廿四】衛狄戰于熒澤蓋河北亦有熒澤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熒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熒陽民猶謂其處爲熒澤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熒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旣敗

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瀦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土滅且舍於

此也

【疏】狄入與文立皆十二月則戴公初立即卒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唯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傳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其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

年冬立是也左疏戴公爲君不過十數日耳

【疏】戴公成君稱謚以衛滅不繫於先君

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旣滅而立

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謚

【疏】齊無攘戎之事成漕城楚丘即是

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

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

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爲狄所滅民尚

長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

疏 衛徙河南故鄭箋楚丘在東郡界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

考 毛公魯人引先師仲梁子說證楚宮

毀東壁連正四方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荅曰楚丘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望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

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
師說而然
十三定星中而正謂小雪時體與東壁連
體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
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
方然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
爲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視其
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
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

廿一 壁居南則在室東因名東壁

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氣此時定星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

廿二 正月城楚丘以未冬至故云得時

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

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
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
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
爲土功之時以曆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
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
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
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
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
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

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荅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

三挄 毛傳度日以知東西視定極知南北鄭與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景晝參諸

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日中之
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
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
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
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
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
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
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
乖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

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室參之經傳未
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
傳也

四卅 宮與室異名同實釋毛傳

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
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 傳室猶宮也

五卅 箋以宮爲宗廟室爲居室別先後

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
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由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
爲後明制有先有後别設其文也緜與斯干皆
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

植六木於宮中爲琴瑟備

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
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
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别而釋木椅
梓爲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踈理白色而生子
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别也箋

云樹此六木於宫中明其別也又云其長大可
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
[傳]七有九能可以爲大夫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虛漕
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
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
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
後建國焉慎之至也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
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

誄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
德音可以爲大夫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求
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
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
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
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某事以命龜
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
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
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

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
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旣
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
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
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
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
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
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
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

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
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
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
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荅曰兩讀或云說者說
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
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
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
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
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

卅八　虛故墟　堂邑昊　山大山　京人力　所爲

語若苟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昊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

卅九 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故鄭云夾於濟水

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閒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

四十 後雖遷帝丘不害為允臧

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决疑衛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祖業國家殷富莫如之

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還何害終然允臧也

一四 馬三千過制國人美其能富

騋牝三千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二四 螮蝀

螮蝀即虹鮮盛為雄虹闇為雌蜺

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

蝃

二四

隮亦虹與日互爲東西不在日傍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

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上蝃蝀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徵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矣蝃蝀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

相鼠

【四】衛文能正羣臣而在位承敝化序文不順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

先君之化弊壞未革身無太罪不可廢之故也

四五 賢者告善謂處士

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上也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爲官鄉飲酒注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四六 大夫得在浚郊由世官食邑於浚

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

以得食邑者由古者曰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為卿故舉旃言之

七四

卿有建旟時旟有旃摠名旌

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旟是卿有建旟之時旟亦有旃二章互文也言旃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旃縿卒章言干旌傳曰析羽為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

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揔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旣設旄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旄縿空有析羽謂之旌鄉建旌者設旄縿而載之游車則空載析羽無旄縿也

八四　天子之州長中大夫諸侯州長士

周礼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録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

謹案之　鄉為大夫　夫則遂　亦大夫

旐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如鄭之意鄉遂
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遂內鄙長里宰同
建旟遂內縣鄙鄉內族師閭比同建旐諸侯之
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
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為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
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
亦為士鄰族以下卑則皆非士矣

【十五】四之謂服馬四轡加一驂馬則益一轡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

五轡箋云以素絲纏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
之者亦謂五見之也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旣夕
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
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
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
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
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
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
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

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

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

肅云古者一輈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

一輈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

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

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畫(晝)言

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

左右當均一輈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

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

王肅夏
虞殷驂
周駟疏
謂殷亦
駕四三
則細

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説天子駕六毛詩説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説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頌良馬

許慎據書天子駕六鄭不取

載馳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鬛也旣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許穆夫人賦載馳鋪陳其志曰賦

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所以鋪陳其志

載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
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
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
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
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
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
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
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
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

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
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
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疏】二傳以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謂除首
[illegible]大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
邦為四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第者也服氏
章義賦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為此釋
四并五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
【箋】君奔國喪或國存君死皆曰滅

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三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疏十二月而云狄其麥三四月時思衛

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

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

七五 平王命武公爲公而云卿士公蓋兼官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夫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

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相于周不斥其時之
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爲公而云卿
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
六卿爲正次

五八 史記謂衛武殺兄篡國

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
問自脩乃言美其身之德故叙者異其文也案
世家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
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

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矜莊貌僩寛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萹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萹竹所

述 切磋琢磨瑟僩赫咺

以美盛也由後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僴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

十六 道學自脩大學與爾雅同此文

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
磨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
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
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
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脩飾如玉石之見琢
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
分爲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
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
琢如磨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

脩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

疏 會弁毛以皮弁會髮鄭弁縫

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傳天子至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

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
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會至視朝正義曰弁
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
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
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
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
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

二六 武公畿外諸侯入相自以本爵爲等

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

公本爵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璪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士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璪飾六大夫璪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

注首章琢磨未成器鄭云亦道其學而成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

宮

傳重較

卿士車

周禮無

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

傳以金錫有其質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質須

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

而成之

（四）侯伯子男入爲王官乘本車服

傳重較卿士之車正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

云猗重較兮故云卿士之車與人注云較兩輢

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

以子男入爲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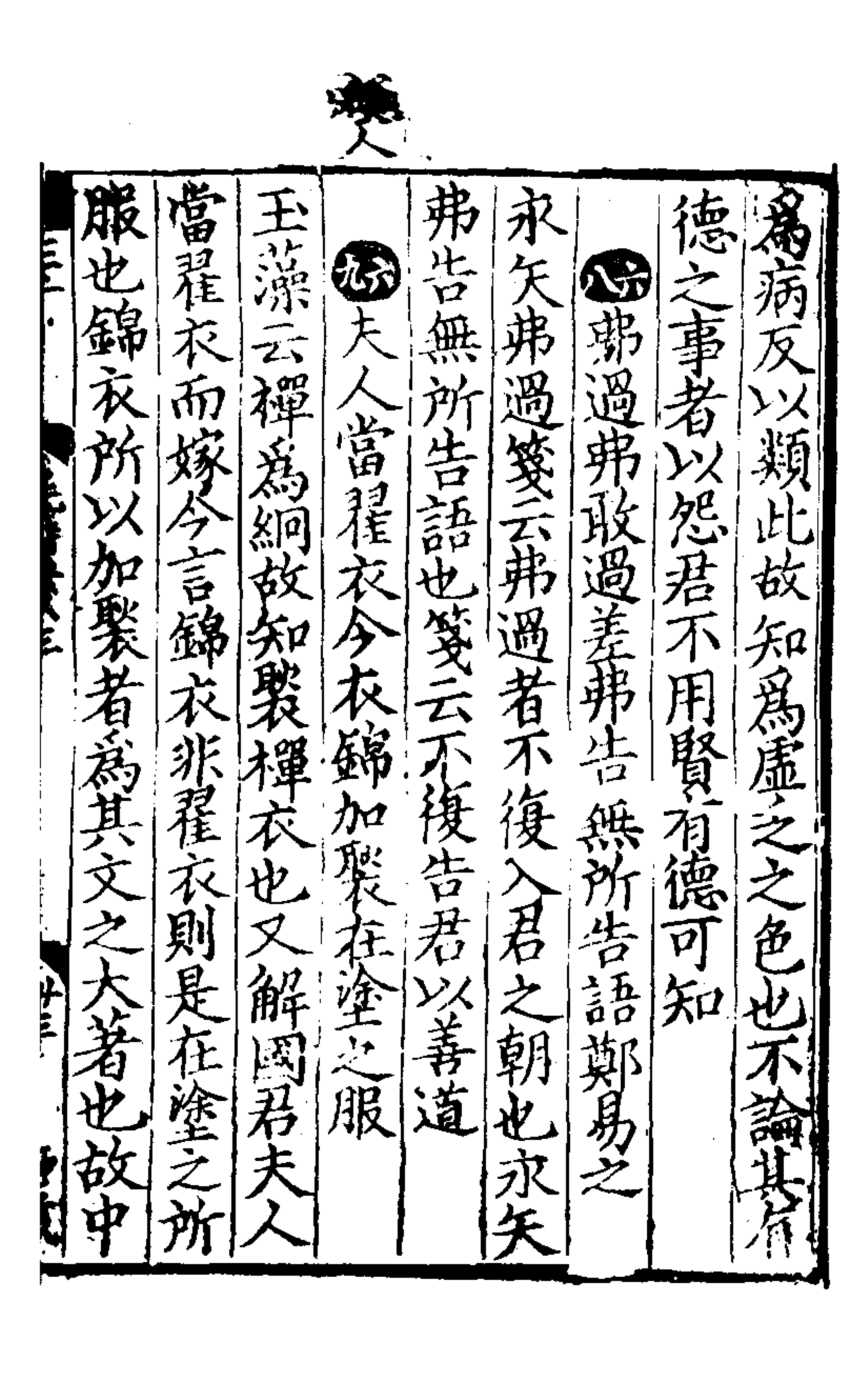
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六 王肅以道自誓或得傳旨鄭不忘君惡

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薖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傳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

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説鄭以爲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爲君用飢之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飢困故刺之

疏 毛以邁爲寬大軸爲進鄭爲飢爲病以寬邁及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是其形[illegible]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爲寬德者以卒章言[illegible]



爲病反以類此故知爲虛之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

（八六）弗過弗敢過差弗告無所告語鄭易之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永矢弗告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

（九六）夫人當翟衣今衣錦加褧在塗之服

玉藻云襌爲絅故知褧襌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褧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

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大著是也此夫人錦
衣爲在塗之服丰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
之服非爲在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純
衣纁衻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
同者賤不嫌也

（十七）歷陳夫人父夫兄弟以明正嫡

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
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
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

〔二〕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

故箋云兄弟皆正大

〔二七〕邢譚皆姊妹之夫誤私互言之

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三七〕膚凝曰脂爾雅作冰脂

傳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

(七四)領即頸項蝤蠐即蝎一蟲六名

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蟦蠐也蠀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蠀螬字與爾雅合

(七五)瓠犀爾雅作瓠棲

傳瓠犀瓠瓣正義曰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
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六】手膚領齒舉全物首眉指一體

釋蟲云螓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
鳴蚻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
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
手膚領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螓首蛾眉則
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

【七】倩好口輔盼黑白分

正義曰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美目盼兮盼白黑分

八七 鄭以說于農郊說當作襚毛不破字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

朕于衛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
毓述毛云說之爲舍當訓也箋云云　以禮施於
死者故引俗語謚之

七九　毛惟釋車制鄭云用嫡夫人正禮

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驕壯貌幩飾也
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
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
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人君之朝皆
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

十八 襚以贈死鄭因謂衣服爲襚

類前章衣錦聚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爲襚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襚也襚於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賵死者故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

遺人因謂衣服為襚然遺吉之衣服亦謂為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證之

一八 大夫早退以君夫人聽治事同

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君出

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决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箋云無使君勞倦者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

鱣鯉鮪鮥〔二八〕毛以鱣爲鯉鮪爲鮥郭以爲四魚鱣鯉鮪鮥謂魚有二名鱓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鱓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黄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黄魚即是也鱓魚又有鱣

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鯷舍人以鱧鯉為一魚孫以鰋鮎為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烝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

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鮇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
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
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
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
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
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縁強合之爲一物是郭謂
毛傳爲誤
八四 毛云葭蘆菼薍李巡蘆薍一郭異
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巡曰分别葦類之異名郭

氓

菼曰蘆葦也亂似葦而小如李巡云共蘆葦亂共一參
一草如郭云則蒹葭亂別草本草傳曰菼騅也葦蘆
之初生則毛意以菼與菼爲一草也陸璣云亂或
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
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楊州人謂之
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葦亂別草也
正箋傳皆以抱布爲幣不訓泉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布
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

鄭司農　布參印　書爲幣　無所出

賣儥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
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
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為布也知此布非
泉布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為幣泉則不宜抱
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
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
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
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
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

七八 頓丘謂形如覆敦字異同音頓

傳丘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崐崘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

八〇 龜與卦皆有繇辭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

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
其皆吉又誘定之正義曰傳以經卜筮並言故
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云其繇曰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
石據于蒺蔾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

士猶可說女惟以貞信爲節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
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
事維以貞信爲節

十九 知是鶻鳩以烋見桑葚食過則醉

釋鳥云鶌鳩鶻鵃其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椹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

一九 婦人車飾幃裳亦名童容有襜

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盖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轜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别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襜是也幃裳在傍渡水則濕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

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
二意也

二九 婦者有姑之辭禮亦對舅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
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贄見
婦於舅姑是也

二九 男女未冠笄皆總角謂結髮爲兩角

正義曰甫田云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

我爲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
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注
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箋言結
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丱者因甫
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

四九 惠公即位甚年十五六

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
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
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

[illegible]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凡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爲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遂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九五

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

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
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
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
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
然其德不稱服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
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
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可
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

一六
著遂毛
又儀狀
釋之鄭

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以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爲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韘亦佩時有之韘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傳以此三者皆言兮故各爲其狀耳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悸悸然有節度摠三者

之觿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皆指體言也故爲
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
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揔二者之辭

九七 釋韘韘沓抉拾遂極之同異

童子佩韘韘抉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
沓所以彄沓手指正義曰傳云抉者以禮及詩
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注云抉挾矢
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抉
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爲之著右臂

文指以鉤弦闓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illegible]
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
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
也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
抉別鄭以禮無以韘爲抉者故易之爲沓士喪
禮曰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
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
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
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

此是彄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佽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抉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八九　毋出與廟絶父雖死不可反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鄉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

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

九 后夫人無出雜記春秋有出夫人

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

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主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一百 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假渡爲辭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

豈曰不往耳非爲其廣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鄉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

一百 小船曰刀說文作舠

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二 伯兮傳謂魯桓五年四國從王伐鄭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鄭荅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

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　過時不反實宣
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疏毛云州伯鄭云君子字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
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正義曰言
爲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爲州伯謂
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
爲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
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

閭府亦謂州里之伯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

〔四〕兵車六等皆四尺為差亦曰六建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正義曰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冶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

箋因殳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
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
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
等是也彼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此云執之
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廬人
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兵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殳以上爲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材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軫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矛同爲矛稱故自軫至矛爲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

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旨戈以上數爲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由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爲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爲地材人殳爲人材矛戟爲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

步卒五兵與在車之兵不同

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殳矛戈戟

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
云戈及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
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爲右也故以步卒五
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爲五兵在車則六
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
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
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
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歂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
矢也

【百七】鄭在衛西南以從王東行言東
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
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也上云
爲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
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百八】甘心毛猒足鄭心不能已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猒也箋云願念也我念
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絶
也我憂思以生首疾正義曰謂之不已乃猒

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

[疏]欲得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諼草至北

昏礼房室所居揔名堂房半以北為堂

堂正義曰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鄉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爲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注

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閒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揔名房外內皆名爲堂也

百十 衛男女失時不行殺禮多昏之政

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爲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

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古百 衣喻夫裳與帶喻妻

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

古百 齊救衛而封之又遺戴文車馬器服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下摠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

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死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廄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疏】釋木瓜桃李瓊琚瑤玖

釋曰云楙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

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語 十五

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包橘柚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嘆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

冪之此苞之所通由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毛詩要義卷第三